

汉字现代化研究会
晓园语文与科技研究所 编
袁 晓 园 主 编

文字與文化叢書

(二)

商水作署



光明日报出版社

青年语文论丛（1）

《文字与文化》丛书

（二）

袁晓园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文字与文化》丛书（二）

袁 晓 园 主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印刷

1092×787毫米 32开本 印张（9.1） （204）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1—3000册。 统一书号9263.013 定价 1.45元

ISBN 7—80014—066—0 H.0002

前 言

袁 晓 园

语言学是后起的一门学科，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形成的，并且是以印欧语系为中心。在中国最初就是留学西方攻读语言学的学者们把西方的语言学搬进来，而没有进一步开展和探讨，致使没有语法屈折变化的汉语几无立足之地。

现在我们以自己的观点与科学方法，广泛研讨一切语言文字学的真谛，揭开语言文字学的奥秘，来解答一些无所根据的争论，这就是当前青年语言文字学家们的时代任务。后来居上，希望青年语言文字学家们有信心、有创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文字学在国际上放出光辉！

目 录

袁晓园：前言..... I

评 论

朱晓农：虚实谈——现代语言学工作的旨趣(一)..... (1)

申小龙：汉语语法方法论反思..... (28)

冯 蒸：近十年中国汉语音韵研究述评..... (56)

宏 关：古汉语语法研究现状：1981~1985..... (77)

沈钟伟：词汇扩散理论和语言变化..... (87)

假 说

潘悟云：谐声论..... (103)

朱晓农：声调笔记五则..... (117)

概 念

余志鸿：语言的继起性和共起性原理..... (125)

陈明远：现代汉语中的“有/无标记”范畴..... (133)

方 法

陆丙甫：研究汉语语序的形式化推导方法..... (149)

陆致极：方言间语音感知差别程度的数量描写..... (156)

张 黎：试论句子语义重心分析法..... (176)

冯 蒸：古汉语语法研究与汉藏语比较..... (195)

观 点

钱乃荣：现代吴语中的是非问和反复问句..... (199)

邵敬敏：状语后置的条件制约..... (212)

光 成：宾语的位置及其意义·····	(220)
张洪明：关于上古汉语前缀“不”的讨论·····	(226)
郑张尚芳：说“臂亦”和“胳膊”·····	(234)
张 宁：与儿化有关的音位问题·····	(241)

书刊评介

康寔镇著《〈老乞大〉〈朴通事〉研究》(郑仁甲)	
·····	(248)
王宗炎著《缩略语：英语词汇中的暴发户》(吕观雄)	
·····	(253)

首次文摘

证北宋豫鲁地区十八辙三十四组(256)	五代两宋词的入声韵部(258)	《博雅音》音系研究(260)	《汉书》颜注反切考(261)	《诗经》通假字音韵结构研究(262)	古汉语“正反同字”现象浅探(264)	敦煌变文的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266)	变换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原则(269)	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270)	试论语言同思维的关系(272)	词义的变异性(273)	语序共性规律研究(276)	从纳西东巴文字看指事字的产生和演化(278)
---------------------	-----------------	----------------	----------------	--------------------	--------------------	---------------------	-------------------------	---------------------	-----------------	-------------	---------------	------------------------

编后·····	(280)
---------	-------

虚 实 谈

——现代语言学的工作旨趣

朱 晓 农

今天，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近百年来我们关于汉语知识的长足进步是科学取得成功的标志，而语言研究中的大部分缺陷和障碍，正是由于科学主义没有得到全面贯彻的缘故。

——作者

目录：〇、开篇；一、科学与社会；二、语言学中的虚和实；三、事件事理和物相物理；四、材料和理论；五、材料的收集和材料的安排；六、发现的模式（1）：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七、发现的模式（2）：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八、发现的模式（3）：假设主义和人本主义；九、科学的时尚和范式；十、天经地义和天诛地灭；十一、结语。

〇、开 篇

如果学会什么情况下抛弃自己心爱的观点，什么条件下接受对方“可恶的”理论，我们就已经走上科学主义之路。

——作者

语言学工作中的“虚：实”问题是一个经常会为之争论而且争论起来颇动感情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拿这两个未加定义的含糊字眼笼统地去评价某项工作，就象用“阴：阳”来说明问题一样，并没有多大意思。本文打算从分析“虚：实”这

对概念入手来谈一些看法，提一些问题，例子并不限于语言学。读者也许时而会发现一些混乱的迹象。不过，分析中的混乱可通过进一步分析来澄清，它比笼统含蓄好。事实上，归纳主义在科学哲学界的王座失去之后，“科学发现的逻辑和模式”问题所引起的混乱还未完全澄清。文中引述了一些作家。他们的哲学主张有的互相接近，有的互相对立，我也并不全都同意。本文所谈好多是自己的心得。这些看法并不系统，也不一定对，更不奢望读者都能赞同。我们只想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多一种选择确能添一分成功的可能。读者阅后如有混乱的感觉，我只能以流水总比死水混乱来安慰。“从迷惘始，以明晰终”，如果是指掌握的已知，科学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是指面临的未知，那就应了西方的一句老话——“始以小迷惘，终于大迷惘”。

一、科学与社会

今天，社会如果养着一个名叫某某学的行业，那是因为它对社会有用。——作者

1.1 我们先从最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考察“虚：实”这对概念。几千年前，种地放牧是实，手工业是虚，工艺品更是虚。对于实的工业来说，科学是虚。而在自然科学面前，社会科学又是虚。在社会科学内，法学、经济学称得上实，文学、史学、哲学因为能影响思想观念从而改变人的行为，所以显然要比语言学来得实。还有什么比语言学更虚？社会学、心理学曾被认为是虚，是伪科学。可现在，有优秀青年感兴趣，有财物机构做后盾。这是一门学科最实在的基础。语言学既处于文化虚实得分轴的最虚端，我们实在不必在内部斤斤计较虚实，你

最高的实值能有几分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学科带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外争实而内放虚。所谓内放虚，就是允许各种理论方法尝试（详见后文）。所谓外争实，是指做以下三件事。

（1）引起社会上的兴趣，做好应用、普及工作，显示本学科的重要性。

（2）争取资金，设立系所。此外，在诸如湘西、贵阳花溪建立像江村、大瑶山那样的长期考察站极有必要。如果能数十年如一日，搜集到连续性的、可资比较的汉语“吃”其他语言并在吃的过程中形成变体的详细材料，我们也许能对汉语、甚至汉藏系语的演变，以及更一般的语言学理论提出点什么新看法。

（3）争取优秀学生，这是振兴学科最根本、最有效、最实在的措施。语言学不比物理学，能等着好学生自投罗网。其实即使物理学也不能老是守株待兔。

1.2 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做学问的只管扎扎实实做学问，使不上劲的地方少管闲事。用形象点的话来说，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只管低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收获、定方向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个人无能为力，与其空谈虚的，不如只管实的耕耘拉车。

不过，对于学科带头人来说，问题就不是只有单解了。并不是任何研究都能天然成为一门学问的，也不是一门学问能永远成为学问的。社会就看你有用没用来发放生死牌的。搞清《红楼梦》菊花宴上谁坐南谁朝东，点清一亿人的头发根数，不管这是无法证实的虚研究，还是能够验证的实研究，它们本身是永远也成不了一门学科的。经学在过去两千年中是最显赫的学问，可说它不是学问，一夜之间立地不是学问。

1.3 按照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从事科学工作有三种目的：使科学家得到乐趣并满足他天生的好奇

心（心理目的），发现外在世界并全面了解它（理性目的），把这种了解用来为人类谋利（社会目的）。虽然这三种目的总是交织在一起激励着科学团体，但在不同的环境中它们被强调的程度并不相同。从历史上来看，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不得不坚持功利论（社会目的），因为舆论正在讥笑他们从事空虚而无益的幻想。到十九世纪，人们看到科学可用于并正用于卑鄙的目的，功利信念就让位于纯科学的理想主义：从事科学（耕耘拉车）而不求应用（看路）和报酬（收获）。随着欧战结束后产生的普遍幻灭感，连纯科学的观念也让位于强调心理目的：追求知识只不过是把童年的好奇心带到成人生活中去罢了。不同时期强调不同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应付社会现实提出来的问题，而不是说不同的时期科学的目的也不同，虽然三者的比重多少有些变化。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同样有这三种工作目的。我们现在过份强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理性目的！这种做法没落在实处。社会上并没有对语言学的理性意义有什么怀疑，相反，他们是对语言学的社会意义抱着十足的否定态度。前面讲的三件实事中的前两件合乎社会目的，第三件合乎心理目的。

语言学能否为社会实实在在地作出贡献，这实在是关乎语言学兴衰的头等大事。退一步讲，至少要跟其他学科沟通，为它们输出些什么，从而被编织进整个知识网络。

1.4 上面说了在文化领域中虚和实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同一件事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来说，下面的说它太虚，上面的说它很实。劳力者说认几个字有什么用？而劳心者，说得雅点，把圣人之道看成进可济世经邦，退可修身养性的人生工具，说得俗点，“书中自有黄金屋”。读经虽然没有认识论上的理性意义，但确有很实在的社会意义，当然，光有社会意义的事还

不足以成为科学。

1.5 不同的研究传统对于“实”有不同的理解。国学的实表现为背诵的基础上充分引用书证。科学的实表现为理解的基础上思想自由创造。要达到国学的实便要求学生从小背作为教材的书。要达到科学的实便要求学生从小动手动脑做练习。

二、语言学中的虚和实

科学史象一切人类思想史一样，是不可靠的梦想、固执和错误的历史。但是科学是为数极少的这样一种人类活动——也许是唯一的一种——，在这种活动中错误得到系统的批判并且往往及时地得到纠正……在其他领域中有变化但很少有进步。

——波普尔

2.1 本节中我们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进一步讨论虚实的含义。在语言学中，也可以说在一切学科中，虚：实有两种意义的对立：1）基础研究（虚）对应用研究（实），2）理论工作（虚）对材料工作（实）。它们之间的系统是交叉的。应用研究中有侧重材料工作的，也有侧重理论工作的；基础研究中也有侧重不同。如果一味强调实而排斥虚，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只能进行应用研究中的材料工作，其余三种不是虚实相间，就是虚而又虚。照此标准，语言学刊物上的文章都不是实之又实的。既然只是虚的程度不同，五十步笑一百步，笑两声也就够了。

2.2 细究起来，材料本身也有虚实程度不同：家里说话、社交对谈、课堂用语、电视演讲、朗读字表，剧本台词、小说描写、报刊文章、正式公文等等。目前国内语言研究的主流是语法学，语法学的主流是书面语研究。本来语言学是从挣脱文

献束缚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正宗的语言学观点看来，目前“主流的主流”甭说别的，就连材料本身的牢靠实在程度都大打折扣。它抽掉了语境，抽掉了发音、节奏、停顿、轻重音、语调。这种搜罗书证的做法，研究的是一种没有谁说可谁也理解的抽象了的话，但它被公认为是一种踏实的学风。朱德熙、俞敏对此屡有批评，可批评只管批评，我们照样认为自己嘴里出来的例子太“主观”，不如作家们书面化土语和单音节洋腔可靠。我写过文章改过稿，这些经我“主观”认可的句子成了别人的“客观”，而别人的“主观”又成了我的“客观”。打开Language杂志，哪见过人家非在例句后注上海明威或阿瑟·黑利才算“材料扎实”。我们一方面把“描写”描写为“不带成见地收集客观事实”，一方面又到处批评客观事实“主语残缺”、“搭配不当”。看来，我们对“客观事实”中哪些是描写对象，哪些是评改对象，并不是事先不带成见的。

有一阵很热门的书面歧义结构研究其实并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由书写体系不周密引出来的语文学问题，就象古书没标点引起的歧义一样，两者都是想解决仅存在于书面上的某个语言单位“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如果除了逗号句号，还使用重音号、轻音号、半顿号，问题也就没有了。有人把语法研究对象限于书写形式（文字标点），反把语音形式推到“语用”中去，这未免喧宾夺主。当然，汉语的书面语似乎有它独特的生命力，因此在语法中另开一项独特的脱离口语的“文法”研究也很合理。我提出的“核心语法”和“极限文法”（在《普通话的语法在哪里？》一文中我用了“上限语法”和“下限语法”两个术语）就是出于这考虑。由于文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实际语言的因素，因此就该更多地考虑心理、逻辑、修辞等因素。

2.3 即使在实际语言研究中，依然存在不同层次的实。从甲发一个[a]（对象），到乙听到（感觉），辨认（知觉），记录（符号化），再到丙读到记录所理解的[a]（解译），其间有五个层次。每个层次之间都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是正常的，但每个层次都不失具有实的意义。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独立的实的研究对象。

2.4 语言是社会现象，也是个人现象；是物理现象，也是生理现象；是心理现象，也是逻辑现象；是发送现象，也是接受现象；有推理表情功能，也有象征作用；能表达思维，也能遮掩思想；有感觉因素，又有理解过程；是信息最重要的载体，又是文化最伟大的成果；是符号系统，又是“所有其他符号系统的解释者”（宾文尼斯特）。虽然国内的研究主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自足系统而着力研究它的元素、结构，但并不妨碍把上述每个方面独立出来加以实实在在的研究。

2.5 理论（更准确的说法是科学知识）由于它的易谬性而被我们看做“虚”，认为不必要。其实，出错纠错是科学的必由之路。一部科技史书是高度简化了的成功史，实际的历史可以加长千万倍，而且全都是错误和失败。而现在只记得史书所载而把实际情况忘个精光，抱定了“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出颠扑不破、万世不易的真理”的信念。这种想法的最高评价是科学的早期观念——拉普拉斯式的雄心。既然现在已经知道牛顿力学都不是颠扑不破的，谁还敢说哪个科学理论或知识能万世不易？

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前人理论的幼稚，但只要我们也做理论工作，那就同样免不了“会给后人留下非议的地方”，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有丝毫的犹豫”。如果我们今天仍无理论且仍不想要，那我们就永远也不会有理论了。我们不能超越历

史，去搞永远正确的真理；我们也不应让历史留下空白，什么也没说。

2.6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把民族性分解为四个因素，给七个民族打了分。中国人（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得分是：现实主义4分，梦想（理想主义）1分，幽默感3分，敏感性3分。确实，在中国传统知识中少的不是虞世南式的实，而是“梦”。

传统文人讲究功底“扎实”，他们把几本古书翻得稀烂，给经作传，给传作注，给注作疏，正义章句，补正的补正，“学”之“学”，逻辑的修补，非逻辑的阐发，自我孳生问题。他们用所谓“扎实”的功力造就了一个最虚假的知识系统，既无理性认识的意义，又无促进社会的作用。真正实在的知识是能够推动理性和社会进步的。那些貌似实在其实迂腐虚假到极点的国学“知识”两千年来只有“变化”而无“进步”，说它没用马上完蛋。

2.7 上面说了材料之实和理论之虚的关系，至于应用研究的实和基础科学的虚之间的关系，我们引一段杜威（《人的问题》）的话：“不管少数的知识分子阶级把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区分开来有多好的理由，广大人民群众却只有在应用科学的时候才和科学发生接触。科学在他们看来就是它对他们日常生活所发生的意义，它对他们的日常职业，对他们在家庭、邻居和工厂的生活中所特有的利用，享有以及对利用和享有所加的限制等等所产生的后果；它对他们的工作或没有工作的后果。”如果我们真的研究实，就该扪心自问：今天的语言学对一般人的听说读写有什么帮助？且不说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们的语法体系能保证学生写好文章吗？或者退一步，能保证写对文章吗？如果语言学不管这些，那么，它管什么？

用不着再追问下去，我们已经汗流夹背。幸好杜威下面还有一句话，给了我们一条退路可以从相对的意义上来理解“实”。他说：“‘应用’科学对这些人的意义同它对那种从事于区分的哲学家的意义就十分不同了。发明家把数学物理的公式转变成为机器和其它动力设备，因而它对发明家的意义又十分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它不是抽象的技术，它是在现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之下发生作用的技术。”这段话擦干了我们背上的虚汗。虽然生活学习中的实没顾上，但至少可以为其他一些研究，如心理学、逻辑学、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等等，以及更一般地为文化领域中的研究提供一些实。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做了吗？

2.8 有人会反驳：为语言而研究语言是使语言从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因素。我并不否认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和分科独立研究的做法在历史上以及在现在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是，认识停留在这儿是不够的。关于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第一节里已谈过，这儿再发挥几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已成为一项举足轻重的事业，它应该表现得象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它有权力（为研究而研究），也有义务（为社会服务）。不尽义务就没钱，怎么个孤芳自赏纯研究？这是致命的，没有钱，没有系所，先靠几个人十年磨一剑，就只能干瞧着社会学、心理学蓬蓬勃勃。说到心理学的兴旺，有人跟我讨论过，什么爱情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还有什么社会、大众、宣传、商业、广告、司法、犯罪、结婚、老年、青年、观众、教育……似乎想得到的名词后都能加上“心理学”三字，这还是学问吗？其实，正因为有了外围这一大群人在搞你认为虚得可笑而社会却认为它扎实有用的研究，才能为心理学争得社会支持和经费来源，才能保证一小批人在核心中爬象牙塔、钻牛角尖。

我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整体。各门学科独立出来研究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并不是那个研究对象本身是(可以)独立的。任何划地为牢的做法都会窒息这门学科。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不仅是数学、数理逻辑方面的划时代贡献，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证明了在一个算术系统内，进而让我们推测到在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内，完备性和一致性(无矛盾性)不可兼而得之。现代科学中认为一致性是必须满足的首要条件。由于在完备性方面不可能得到满足，这就使得每个系统都天然留下跟外界沟通的缺口。这是一幅最正常、最活跃的知识图景。事实上，科学是知识(当然不仅仅是知识)，任何一门学科只有跟整个知识网络相沟通，才是有进有出的活水。反之，就象章炳麟的“成均图”，自成一个“完备体系”而无需任何解释，自相矛盾得来回头头转，终成一潭死水。

三、事件事理和物相物理

具体往往先于抽象，……而具体又往往成为科学发展中的最大绊脚石。

——丹齐克

3.1 有一种两端对立而两极相通的非科学方法：章黄韵学的但求“赅括而无奈”(黄侃《音略》)而不管矛盾在这一端，另一端是只求在特定场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管所言之言在整个系统中是否有合适地位，甚至根本不考虑要系统。后者即所谓“自成一家之言”或“聊备一说”。随句审音的叶音法和随文释义的训诂法便属此类。甲用甲材料提出A观点，乙用乙材料提出A观点。或者甲乙丙丁面对共同的材料得出ABC D结论。这里可能有方法、角度、目的不同，也可能只有无法

验证的主观取舍标准不同。大家都有“实证”，各人“自成一家言”，就不知道给出一个统一解释。试想，甲根据太空观察说地球围绕太阳，乙根据地面观察说太阳东升西落；甲根据大脑解剖说是脑溢血，乙根据“为风所中”说是中风；这都能“聊备一说”吗？

一家言林立出现在三种场合：1）对具体事件的研究；2）非常态科学；3）常态科学中的前沿研究，这是合乎理性的，研究人员有着共同的工作语言和检验标准。前两种场合往往信念高于逻辑；有时出现一家压倒诸家，大多是因为服从权威而非服从理性。

3.2 也许我们犯不上这么责怪“自成一家言”，传统的学问跟科学本来就是两码事，它求的是事件之实，事件总是跟特定的时空人物相关，因此只研究具体事件属于广义的史学，它的方法目的跟科学不一样。《知识与文化》里举了个例子，说“孔子在陈绝粮”这事是真是假并非头等重要的问题；《论语》上说它是事实，崔东壁说它是虚构。我们不能起孔子于地下问个虚实，其实就是孔子死而复生依然不能一言定实，要不钱锺书就不会那么讨厌写回忆录——“创造性的回忆”。讲述“孔子在陈绝粮”这件事，是为了说明某个事理：“圣人自有天保佑”或者“要做大人物，先饿其体肤”。其实，为了说明这个事理，是不惜制造“事实”的。让中国人确信了两千年的史实，直到顾颉刚出来才知道是层叠累加出来的。“士大夫阶级会看书，也会造假历史”（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故考据家斤斤计较事实的本身却反而离原来叙述此事的命意远了”（《知识与文化》）。

3.3 我们常说，要尊重事实，观察事实，从事实出发得出结论。其实，这儿的“事实”可以分解为两个概念：事件和物相，